

唐格涅夫选集

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И. С. ТУРГЕНЕВ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1850—1855

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4 年版《屠格涅夫
十二卷集》第五、六卷译出。

责任编辑：磊 然

中短篇小说集(上)

Zhongduanpian Xiaoshuol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228,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 $\frac{1}{4}$ 插页 2

1992年2月北京第1版

199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200

ISBN 7-02-001317-1/I · 1204

定价 5.70 元

目 次

多余人日记	钱诚译 (1)
三次巧遇	钱诚译 (62)
木木	巴金译 (98)
僻静的角落	萧珊译 (133)
书信	钱诚译 (228)
雅科夫·帕森科夫	萧珊译 (270)
题解	(321)

多余人日记

18 * * 年 3 月 20 日 羊河村。

大夫刚走。我总算弄清楚了！起初他虽然躲躲闪闪，到头来还是不得不说了实话。是的，我快死了，很快就会死。河就要开了，而我大约也将随着这最后的冰雪漂去……漂向何方？上帝知道！也是漂进大海去。嗯，漂去就漂去吧！既然要死，死在春天也好。可是，在这种时候，在离死亡也许只有两个星期的时候，开始记日记是否有些可笑？可笑有什么了不起？十四天比十四年、十四个世纪又短在哪里？在永恒面前同样微不足道，大家都这么说，的确如此；可这么说来永恒本身也就微不足道了。我好像沉湎于哲学思辨了，这不是好兆头，该不会是我胆怯了吧？最好还是开始讲点什么吧。外边很潮湿，又起了风，他们不许我到室外去。那么讲点什么呢？体面人大都不谈自身的疾病。要不就编个故事？可这不是我该做的事。议论那些高尚的事物吧，我力不从心；描写自己身边的生活呢，连我自己也不会感兴趣；可什么也不干，又觉得无聊；要读点书吧，懒。咳！我莫如从头回忆一遍自己这一生吧。这个主意很妙！临死前做这样一件事既体面，又不会伤害任何人。我这就开始。

大约三十年前，我出生在一个相当富有的地主家里。家父是个嗜赌成性的赌徒，家母为人性格刚毅……品德十分高尚。不过，我还从未见过一个妇女从自身的高尚行为中得到像她那

么少的慰藉。她的许多优点成了她的重负，她常常被它所压倒，也以此折磨所有的人，首先是折磨自己。她一生五十年中从未休息过，从来没有停止操劳；她总在做这做那，忙忙碌碌，像一只蚂蚁，但却不见任何效益，而关于蚂蚁的劳作倒还不能这么说呢。她体内仿佛有一只永不消停的毒虫在日夜折磨着她。只有一次我看到她完全安静下来了，那就是在她故去的当天，躺在棺材里的时候。当时我看着她，觉得她脸上表现出一种平静的惊讶神色，真的；从她微微启开的嘴唇上，从那消瘦的面颊和一双柔顺而凝滞的眼睛上，仿佛飘散出一个声音，它在说：“一动不动该有多好！”是啊，终于能从烦恼的生活意识中，从纠缠不已、纷扰不安的存在感中解脱出来，该有多好，多么好啊！然而，症结并不在这里。

我小时候过得很糟，很不快活。父亲和母亲倒是都很喜欢我，可我并未因此多少好受些。父亲公然沉溺于他那可耻的、足以倾家荡产的赌癖中，在自己家里没有任何权威和影响可言；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堕落，但又缺乏足够的毅力戒掉心爱的嗜好，于是便极力想至少要用他始终不渝的温柔、谦恭、随和、驯顺的态度博取他模范妻子的宽宥。我亲爱的妈妈也确实以其超乎寻常的宽阔胸怀和坚忍克己的高尚品德承受住了自身的不幸，从而使人看到她是多么自尊自爱和凛然不可侵犯。她从未因任何事责怪过我父亲，总是默默地把自己仅有的钱交给他，并替他偿还债务。父亲无论在人前和背后都对自己的妻子赞不绝口，可就是不喜欢呆在家里；对我，他也只能偷偷地抚爱，仿佛害怕呆在我身边会使我受到感染似的。然而，每当他偷偷抚爱我的时候，他那被扭曲了的面部表情便会流露出那么多的温存、善良，常挂在他唇边的那心神不安的冷笑会变为那么动人心弦的甜美微

笑，周围布满细细皱纹的深棕色眼睛里会闪烁着那么多的慈爱，所以总是使我情不自禁地把脸贴到他湿乎乎的、流着热泪的面颊上去。我掏出自己的手绢给他擦眼泪，而那泪水却又涌出来，自然而然地涌出来，好像水从满满的杯子里往外溢。于是我自己也就哭起来，他便安慰我，抚摸着我的脊背，用颤抖的嘴唇在我脸上到处亲吻。甚至此时此刻，在他去世已经二十余年的今天，一想起可怜的父亲，我还感到无声的痛哭哽住喉咙，心脏怦怦地跳动，跳得那么激烈而沉痛，那样忧伤而懊悔，仿佛它还能跳动好久，仍然有所懊悔似的！

母亲则相反，她对我始终是一个样子：亲切，却冷淡。儿童读物里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母亲，她们动辄教训一通，总是那么赏罚分明。母亲很喜欢我，我却不喜欢她。真的！我对我那德行高尚的母亲敬而远之，反倒非常喜欢我那品行不端的父亲。

不过，今天写得够多了。开端已经有了，至于结尾，不管它会是什么样子的，我都无须操心。这要由我的病情决定。

3月21日

今天天气极好。温暖，晴朗；阳光在开始融化的积雪上嬉戏；四下里亮光闪闪，雾气腾腾，滴水淋淋；麻雀发了疯似的在汗津津的发黑的木栅栏旁喧闹，湿润的空气刺激着我的胸膛，既觉得甜美，又有些可怕。是春天来了，春天！我坐在窗下，望着河对岸的田野。噢，大自然啊，大自然！我是那么爱你！可你所孕育的我却连生存下去的能力也没有。看，那只公麻雀正张开翅膀跳来跳去；它不住地喊叫，它的每一声叫，小小躯体上的每根蓬松的羽毛，都透着健壮，焕发着力量……

因而怎么样呢？不怎么样。我只是说：麻雀它很健康，它有

权竖起羽毛，有权唧唧叫；而我有病，我理应死亡，如此而已。这个问题不值得再谈它了。眼泪汪汪地向大自然哭诉未免滑稽可笑。还是回过头来继续讲我的事吧。

前面已经提到，我小时候过得很糟，很不快活。我没有兄弟姊妹。我是在自己家里接受启蒙教育的。诚然，如果把我送到寄宿学校或官办的学堂去读书，我母亲还有什么事可做呢？孩子们来到世上本来就是为了不让父母寂寞嘛！我们大部分时间住在乡下，只是偶尔来莫斯科住些日子。按当时的风气，家里也为我延请了家庭教师和指导老师。老师中间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位瘦弱而多愁善感的德国人，姓里克曼；这个人异常悲观，完全为命运所压倒，终日苦苦思念他遥远的故乡，徒然憔悴下去。记得有这样的事：在那间浸透了陈年克瓦斯酸味的、闷热得可怕的窄小前室里，专门照管我的男仆瓦西里，绰号叫“傻女人”的，穿着他那件长年累月不换的深蓝色粗麻布做的卡萨金式立领上衣，往往连胡子也不刮，同刚刚换上雪白的羊皮袄和擦得油亮的结结实实的新皮靴的车夫波塔普坐在一起，坐在暖炉旁，玩纸牌，轮流宣布王牌花，而里克曼则在隔壁后边独自吟唱。

Herz, mein Herz, warum so traurig?

Was bekümmert dich so sehr?

S'ist ja schön im fremden Lande—

Herz, mein Herz,—was willst du mehr?①

① 德语：心啊，我的心，你为何如此烦恼？

是什么使你这般肠断魂销？

须知这异国他乡也颇美好！

心啊，我的心，你还有什么需要？

父亲去世后，我家便完全迁居到莫斯科。当时我刚十二岁。父亲是深夜死于中风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那天，我像所有孩子们的睡眠一样，睡得很死；我记得甚至在睡梦中还仿佛听到了沉闷而均匀的打鼾声。突然，我觉得有人在摇晃我的肩膀。睁眼一看，是我的男仆瓦西里。“怎么啦？”“您快去吧，快去，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要归天了……”我疯子似的从床上跳下来，跑进父亲的卧室。一看，父亲躺在床上，头向后仰着，脸憋得通红，呼哧呼哧痛苦地喘着粗气。门口挤着一群人，个个神色惊慌；前室里有人用嘶哑的声音问：“派人去请医生没有？”又听见院里有人从马厩里往外牵马，大门吱吱响，点着的脂油蜡烛就放在屋里地板上；妈妈坐在那里万分悲痛，不过她并没有失态，始终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和尊严。我冲进屋里，伏在父亲身上，抱住他，喃喃地叫道：“爸爸，爸爸……”他僵直地躺着，还奇怪地眯着眼睛。我仔细一看他的脸——立刻感到万分恐怖，憋得喘不过气；我吓得没命似的尖叫起来，像一只被猛然捉住的小鸟。人们把我拉开，领到外面去了。记得前一天晚上，父亲还曾那么热烈而又那么沮丧地爱抚我，仿佛当时他已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马车终于接来一位大夫，他睡眠惺忪，头发蓬乱，嘴里呼出浓烈的浸药伏特加酒味，我父亲就死在这个人的刺血针下了。第二天，被这巨大悲痛震得痴呆呆的我已经站在停放父亲遗体的桌子前了；我手擎着蜡烛，莫名其妙地听着时而被神父的微弱声音打断的教堂执事低沉的诵经声；一行行泪水不时地顺着我的脸、我的嘴唇、我的衣领和胸衣流下来，我哭得声嘶力竭；同时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父亲那僵死的脸膛，仿佛期待着它还会有所表现似的；这时我妈妈则一次又一次地慢慢向死者叩头，慢慢直起身，认真地画着十字，用力把手指按在额头、两肩和腹部。我

脑子里空空荡荡，任什么念头也没有，只觉得浑身瘫软、沉重，但我还能感觉到我身上正在发生某种可怕的变化……死神当时就已和我打了个照面，注意到我了……

父亲去世后我们迁居莫斯科的原因很简单：为了清偿债务，我家的全部田产——真的是不折不扣的全部田产都被拍卖了，只留下一个小小的田庄，也就是我如今在此了却我辉煌一生的这个小村子。尽管我当时还很年轻，但对于卖掉我家的老巢，老实说，还是很难受的；其实，真正使我难以割舍的只是那座花园。因为我仅有的一些美好回忆几乎全部和那座花园联系着：就在那花园里，我在一个寂静的春日夜晚埋葬了我最好的朋友——一条短尾巴曲腿老狗特里克萨；就在那里，我曾不止一次藏在高高的草丛里啃偷摘的苹果，偷吃红红的甜浆果；最后，也就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站在成熟的马林浆果丛中的侍女克拉夫吉娅；克拉夫吉娅尽管有点翘鼻子，还有个用手绢捂着嘴笑的习惯，却在我身上唤起了那么强烈的情爱，以至于只要有她在场，我便觉得呼吸急促，发呆，说不出话来，而有一次，复活节那天，当轮到她走上来恭恭敬敬亲吻我这少爷的手背时，我自己却差一点没有不顾一切地俯身去亲吻她脚上那双破旧的山羊皮鞋！我的上帝啊！难道这一切真的都已是二十年前的事？我还记得骑着我的毛茸茸的棕红毛小马，沿着花园的旧篱笆走去，踩蹬欠身去揪两色的杨树叶……这些不都像不久前的事吗？人活着的时候感觉不到自己的生命：生命，也像声音一样，要过若干时间人才能清晰地辨认它。

啊，我的花园！啊，浅池旁那些杂草丛生的小径！残破的堤坝下面我常去捉鲢鱼和小泥鳅的那块不大的细沙地！还有你们，高耸的白桦树！记得透过你们那长长的枝条，我曾听到走在

乡村土道上的农夫无精打采地唱歌，歌声时而被大车的颠簸所打断，忽高忽低……让我向你们大家都说一声最后的“永别了”吧！……在我行将和生命告别的时刻，我只向你们伸出我的手。我多么想再一次把那苦涩而清新的艾蒿味吸满胸膛，再一次把故乡田野上新收荞麦的甜美麦香闻个够，再一次听听远方传来的教区教堂那庄重的、颤巍巍的钟声啊！我多么想再到那条熟悉的山谷坡上去，在凉爽的栎树荫下躺上一会儿，再看看我家那片草场，亲眼目送一次化作层层暗黄色波浪、在金色牧草上飞奔的秋风的踪迹啊！……

哎，这一切又有什么用？不过，今天我已无力继续写了。明天见。

3月22日

今天又是个阴天，寒冷。这种天气倒更好，它更适于我做眼下这件事。昨天那天气勾起我许多不必要的情感和回忆，完全多此一举。这种事不会再有了。倾吐情怀也像嚼甘草根一样——刚放到口中一嚼，似乎味道还不错，过一会儿就很不是滋味了。我还是平铺直叙，心平气和地讲讲我这一生吧。

总之，我们迁到了莫斯科……

可是，我此刻又产生了一个问题：我这一生委实值得讲吗？

不，完全不值得……我的一生和其他众多人的一生毫无区别。父母的家，大学，当一名小官吏，退职，朋友的小圈子，清贫的生活，不敢奢侈的享受，老老实实在地做点事，不抱非分的奢望……请问，这一切谁不清楚？所以，我决定不讲我的一生了，何况我又是在为自我安慰而写的；既然连我本人都不觉得我的生活中有过什么十分快活或者哪怕是十分伤心的事，足见它确

实没什么值得人注意的。我还是尽量对自己谈谈我这个人的性格吧。

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人们可能向我指出：连这样一个问题也并没有人提呀！这我同意。可要知道，我是个快死的人啊！真的快死了，而且，说实在的，人在临死之前想要了解一下自己到底，像俗话说的那样，是怎样一块料，有这点愿望似乎也可以原谅吧？

反复思考过这一重要问题之后，我觉得，实在没有任何必要像某些非常相信自身长处的人那样找些过分苦涩的言词来描述自己；但我还是应该承认一点：我在这个世界上是个完全多余的人，或者说，是块完全多余的料。关于这一点我打算明天再加以证明，因为今天我咳嗽不止，像只老绵羊，而且我的老奶娘杰连季耶夫娜还一个劲儿地催促我：“我的老爷啊，您快去躺躺吧！多喝点热茶……”我知道她为什么纠缠不休地叫我喝茶，是她自己想喝茶了。行啊！也好！就让这可怜的老太婆最后再尽量多沾她老爷一点光吧，这有什么不好？……趁着还有时间。

3月23日

又像冬天了。飘起了鹅毛大雪。

多余的，多余的……我想出来的这个词好极了！我越是深入窥探自己的内心，越是认真分析过去的全部生活，便越深信我想出的这个形容自己的词包含着严正的真理。多余的，正是这样！这个词对别人就不大适用……人有凶恶的，善良的，聪明的，愚蠢的，招人喜爱的，使人讨厌的……但要说“多余的人”……却没有。这里，请别误解，我是说：我知道，有些人，不管他们存在与否，日月都会照样运行，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毫无

益处”却并不是这些人的主要品质，不是他们区别于其他人的主要特征，而且您在提到他们时也不会首先想到“多余的”这个词。可我呢……谈到我的时候，您别的什么也没法说，只能说不过是个“多余的人”，一个“额外的人”，如此而已。大自然对于我的出世显然并未抱任何期望，因此它对待我也宛如对待一个贸然造访的不速之客一样。难怪有位非常爱打普烈费兰斯纸牌的朋友曾诙谐地对我说：我母亲在生我这副牌上“玩输了，没做成约定的分数。”现在我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自己了，丝毫不动肝火……都是过去的事嘛！在整个一生过程中，我经常发现自己找的位置已经为别人所占；或许这是因为找错了地方，本来不该到那里去找吧。我性格多疑，腼腆，容易激动，这些都和所有的病人一样；另外，大概是因为自尊心太强或者由于我这人本身生就不健全吧，在我内心的情感和思想与这些情感和思想的表现之间总像是存在着一种毫无意义、不可理解、而又无法克服的障碍；而每当我下决心奋力越过这一障碍，想冲破这一屏障时，我的举止、面部表情以至整个人，便会显得十分痛苦而紧张；我的举止会变得十分生硬，不自然；不仅看上去这样，而且确实如此。我自己往往能觉察这一点，于是我便又急忙遁入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去。每逢这种时候，我内心便升起一种可怕的恐慌感。我对自己进行条分缕析的研究，拿自己与别人比较，回想那些我想在其面前表现得落落大方的人们的一颦一笑和言谈举止，我把一切都往坏的方面解释，恶狠狠地嘲笑自己竟然妄想“做得像所有的人一样”……于是我整个人便会顷刻间在自己的笑声中忧郁地消沉下去，陷入一种毫无道理的灰心丧气状态；然而，过不了多久，又会故态复萌……一言以蔽之，我活像一只踩轮子的松鼠那样瞎忙。日子就在这种痛苦的徒劳中一天天飞过

去。好啦，现在，请问，请您自己说说，谁需要这样一个人，有什么用？至于我为什么会是这副样子，什么原因使得我总是这样巨细毕究地折腾自己——这有谁知道呢？有谁说得出来呢？

记得我有一次乘公共马车到莫斯科城外去。道路很好，可马车夫却又在原来的四匹马之外多套上一匹马拉帮套。这不幸的第五匹马完全使不上劲，它被一条又短又粗的绳子好歹拴在车辕和前轮上，那绳子无情地勒着它的大腿，磨着它的尾巴，迫使它不得不用一种极不自然的姿势跟着跑，整个身体看上去像个大逗号，一直使我对它深感怜悯。我对车夫说，看样子今天完全可以不必套这第五匹马……车夫什么也没说，摇了摇后脑勺，举起鞭子狠狠地朝瘦马背下面那鼓鼓的肚子一气抽了十来下，然后他才嘲笑似的嘟哝说：“您看，可不是，添了个累赘，有屁用？”

我也就是这样一个累赘……不过，好在快到站了。

多余的……我答应过要证实自己这个看法的正确性，我得履行诺言。我认为，虽然从日常生活中也可以举出成百上千件事来，这些事在任何一个有思维能力的人眼里都会成为我的无可辩驳的佐证，也就是说可以证明我这一观点的正确，但这些小小不言的琐事就无须提它了；我最好还是径直从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说起，听完这件事以后，您大约就不会再对“多余”一词的正确性有什么怀疑了。我再说一遍：我不打算谈些个细枝末节，但是，有个相当有趣和值得注意的情况却不能只字不提，那就是：我的一些朋友（我也有几位朋友呀！）每当遇见我时，或者甚至在我去拜访他们时，对待我的奇特态度。每逢这种时候，他们都变得好像很不自在：他们迎面走来，不大自然地微笑着，眼睛不像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看着我的眼，也不看我的脚，而主要

是盯住我的脸，他们忙不迭地同我握手，急匆匆地说：“啊！你好，丘尔卡图林！”（命运惠赠给我的就是这样一个姓氏^①），或者说：“啊！瞧，这不是丘尔卡图林吗！”这样说着便立即闪到一旁去，甚至还会一动不动地呆立片刻，好像在努力回想什么。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因为我毕竟还没有丧失观察事物的洞察力。一般说来，我也不算愚笨，有时我脑子里也会产生一些想法，这些想法还都相当有趣，并不那么平淡无奇；但因为我是个多余的人，性格内向，所以我总害怕说出自己这些想法，何况我事先就知道自己一定会把它表述得很糟糕。我有时甚至觉得奇怪：别人是怎么讲话的呢，讲得那么简单朴实，轻松自如……哼！那股子麻利劲儿，好像多么了不起似的。这里我是想说：尽管我很内向，说老实话，我也常有舌头发痒的时候；但实际上我只是在青年时期说过话，年岁更大些以后便几乎每次都能控制住自己不说了。我往往是轻轻对自己说一声：“咱们最好还是沉默一会儿吧，”心情也就平静下来了。沉默的本领我们大家都够用的；尤其是我国的妇女更精于此道：有些高贵的俄罗斯妇女是那么善于保持强有力的沉默，以致早已对此有所领教的人也会为之不寒而栗，出一身冷汗。不过，这并不重要，再说，也轮不到我来对别人说三道四。我还是赶紧讲我答应过的那件事吧。

几年前，由于某些微不足道的、但对我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情况，我不得不在O县县城逗留六个月……这座县城完全建在一片斜坡上，而且建得很不方便。全城人口据说有八百，贫困异常，房舍低矮，盖得很不像样子。在一条主要街道上时而可以看到些零散的、大得可怕的白色石灰石板，据说是用来铺路面的；

① 这个姓氏听起来有些可笑，好像是由“丘尔基”（长筒袜）和“图尔”（山羊）两个词合成的。

但因为那些石板都未经加工，连四轮大车也得绕开走。有个小广场，脏得惊人，它的正中央有座很小的浅黄色建筑物，上面有几个黑乎乎的窟窿，窟窿里坐着些带大檐便帽的人，一个个装作谈生意的样子；这里还竖着一根高得出奇的花花绿绿的杆子，杆子旁边为了表示遵守制度，根据地方长官的指示，停着一辆装满黄干草的大车；一只公家的母鸡在附近走来走去。总之，这O城的生活……就别提了。我刚到这里的头几天，寂寞得差一点儿发了疯。这里我必须再谈谈自己。我想说明，尽管我无疑是个多余的人，但这并非出于自愿；我本人有病，可我却无法忍受任何病态的东西……我非但没想拒幸福于门外，甚至还曾想方设法去接近幸福呢……所以，我也和其他任何普通人一样也会感到寂寞，这并没有什么奇怪。我是因有公务在身才呆在O城的……

看来奶娘杰连季耶夫娜是发誓要坚决整死我了。请看我们两人下面这段典型对话：

杰连季耶夫娜：“噢哟，我的老爷！你怎么老是写起来没完啊？写字对您身体不好。”

我：“可我闷得慌呀，杰连季耶夫娜！”

她：“那您就喝点热茶，躺下吧。上帝保佑您出一身汗，睡一会儿。”

我：“可我不想睡觉。”

她：“哎呀，老爷！您这是怎么啦？愿上帝赐福给您！您快躺下吧，躺下，那样会好些。”

我：“我反正快死了，杰连季耶夫娜！”

她：“上帝会赐福给您，会保佑您……那么，您是吩咐我去烧茶罗？”

我：“我连一个星期也活不了啦，杰连季耶夫娜！”

她：“您得啦，老爷！您这是怎么啦？……那么，我这就去生茶炊了。”

啊，你这个老朽的、没牙的黄脸婆啊！莫非连你也不拿我当个活人？

3月24日 透骨的严寒。

到达O城的当天，我为了前面提到的公务不得不去拜访一位姓奥若金的人；他叫基里尔·马特维伊奇，是本县一位主要官员。但是，我同这个人的真正相识，或者，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同他开始交往，则是在两个星期之后。他的宅第座落在主要大街上，与众不同的是房屋高大，房顶涂了油漆，大门上还雕着两只狮子，那狮子雕得怪模怪样，很像两只雕得不大像样的莫斯科狗。单凭这两只狮子就可以断定奥若金家相当富有。果然，他拥有近四百口农奴，为人非常好客。O城所有上流社会的人都是他家的座上客。连本市市长也时常乘坐宽敞的棕红色双套轻便马车来拜访他；这位市长身材异常魁梧，但穿着率由旧章，整个人看上去像是完全由一些陈旧材料拼凑起来的。常来奥若金家作客的还有当地其他官员：有法院监察官，这个人脸色发黄，总显得恶狠狠的；有个嘴尖舌快的土地测量员，他是德国人血统，却生着一副鞑靼人面孔；有个管理交通的军官，此人性格温柔，有一副好嗓子，但很喜欢搬弄是非；还有本县前贵族长，这位先生染了头发，胸衣挺得老高，裤子绷得紧紧的，脸上总是带着一副有前科的人所特有的那种故作高尚的表情。还有两个地主也是奥若金家的常客，这是两个形影不离的好朋友，都已不算年轻，甚至都有些心灰意懒了，其中那个年岁较小的一有机会就当

众贬低另一个年纪大些的，总是用同样一句指责堵住他的嘴：“行啦，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够啦，您还说什么？您不是总把‘瓶塞’的‘塞’字底下写成个‘木’^①吗？是的，各位先生！”他继续摆出得理不让人的架式冲着在座的客人们说，“是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总是把‘瓶塞’写成‘瓶寨’！”。于是，在座的人报之以哄堂大笑，尽管他们中间大概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从来不写错别字。而不幸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自然也就不敢再吭声，只好呆呆地傻笑着低下头去。噢，我写得过于琐细了，忘记了自己的时间有限。好，我不再绕大圈子了，直说吧：奥若金夫妻二人跟前有个女儿，叫伊丽莎白·基里洛夫娜；我爱上了他的女儿。

奥若金本人平庸无奇，不坏也不好；他妻子活像一只已经变老的雏鸡；然而他们的女儿却不像父母，出落得相当漂亮，而且性格既活泼，又温柔。她的眼眉孩子似的微微向上挑着，两只闪亮的灰眼珠直视着对方，一副和善温厚的样子。她嘴角上几乎总是挂着微笑，还时常格格地笑出声来，讲话时那娇滴滴的声音十分悦耳；举止潇洒，动作轻灵，快活时脸上动不动就泛出红晕。她的衣着并不很雅致；但极普通的衣服穿在她身上也显得十分合适。我这个人一般说来不善于很快结识朋友，而如果我同谁第一次见面就觉得轻松自如（其实，这种情况从前几乎没有发生过），那么，我得承认，这对我的新交就十分有利了。我尤其不善于同妇女打交道：每逢有妇女在场时，我要么是蹙着眉头显出一副恶狠狠的样子，要么就傻里傻气地呲着牙，六神无主地在嘴里乱转舌头。可是，我呆在伊丽莎白·基里洛夫娜身旁时情况则恰恰相反：第一次看见她时我便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毫不拘

① 原文是指责俄文拼写错误，把Пробка(瓶塞)写成Бробка。